

## □ 师友情

币更信任更欢迎。这对卖菜的人来说也高兴，不用背着沉甸甸的铜元回家，纸币轻便啦。铜元回笼，不再流通，可提供制造业使用。这些措施，促使人民币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流通，起不小作用。

“文革”期间，父亲被免去局长职务，下放劳动，当工人，上“五七干校”，他都任劳任怨，坦然面对现实。拨乱反正后，仍复原职，他既往不咎，还亲自上门动员那些被调动的干部回税务局工作。

父亲在三江侗族自治县（后来县政府北迁到与湖南、贵州二省为邻的古宜镇）从事财政税务工作32年，一直热情、负责、认真，得到好评。1981年64岁时调柳州地区税务局。

1982年，父亲被借调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参加由税务总局组织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广西等八省、市、自治区税务局负责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收史》，他负责少数民族地区部分，任主笔，在北京、上海集中编写。父亲1983年离休，仍继续编写到1984年定稿。这一动笔就显露出大学生的文墨功底，一发不可收拾，接着参加编写《山花烂漫》，是柳州地区、市南下工作团团员们的回忆录，任责编。1992年完稿后，又是《柳州地区税务志》和《柳州地区财政志》，等到两志脱稿已是1997年，父亲80岁高龄了。

父亲为人谦和、豁达，待人厚道，不计较个人得失，深受同志们的敬重。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50年，即辛苦又平凡，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铺路石，他尽力了，心安了。80岁以后的十多年，

他生活得平静、满足、有规律，看报、存报、收集资料，定时在河堤散步、做操，上下120级的台阶，生活能自理，每天过得愉快。

父亲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友朋见了，都夸他能活一百多岁。但是，病魔还是找上了他。2011年1月25日，慈祥的父亲离开了我们，享年94岁。

亲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你！

## 我和小悦

○石宏敏（教）

小悦离开我们整整一个月了。这些日子，与小悦相识半个多世纪以来一幕幕的往事总在眼前浮现。

幼儿园时的记忆已变得模模糊糊，只记得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的、腼腆的小男孩，他那最有特征的、眼距稍近的双眼，总是好奇地默默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小悦后来被同学们起了个外号“大茄子”，形容他的“蔫儿”，他的“蔫儿劲”从幼儿园时就开始了。

小学低年级，印象最深的是，他和张美怡手拉着手一起上学时的情景。那时还没到懂得男女界限的年龄，只见他俩背着小书包，两小无猜，手拉着手，蹦蹦跳跳地走在新林院的土路上。阳光透过树梢，斑斑点点洒在他们身上，宛如一幅色彩鲜明的印象派油画。也许我是受画家母亲的

影响，从小就喜欢把一些印象深刻的情景定格在图画上，所以至今这幅动人的画面还是鲜活的。

小学高年级，小悦日益凸显的全面发展使他在—群小伙伴中脱颖而出。最令我们这些发小引以为豪的是他那骄人的体育运动成绩，在小学五年级那年的全区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小悦破天荒地获得跳高、跳远、4×60米接力三项冠军，他成了全校同学心目中的英雄。

中学时代，他已成为全校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兵，在学习上，他有着惊人的智慧和能力。记得在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讲解如何分析主题思想、如何分段、如何总结段落大意，老师朗读了课文，语音刚落，许多同学还未回过神来，小悦已举手，将主题思想、分段、段落大意回答得一清二楚，思维之敏捷、分析能力之强，令语文老师也惊叹不已。

在运动场上，他永远是我们班夺冠的绝对主力，他那脚踩弹簧般的助跑，他那爆发力极强的踏跳，他那俯卧式过竿的优美弧线，总是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小悦不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极致，他的体育天赋加之刻苦训练，使他成为勇夺北京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跳高冠军的人。

小悦还擅长钢笔画，这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了。我见过他的钢笔速写，线条极为流畅，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一个生动的形象。我也喜欢画画，还与他切磋过。我见到的他的画都是画在练习本空页上的，现在恐怕不会留下什么了，但他画的那些树、那些房子、那些小人儿，至今还历历在目。

小悦不愧是全才，无论在哪方面都是

那么优秀，他是我们班的骄傲，也是全校的骄傲。但他依然像大茄子一样蔫蔫的，从未见到他张扬过，每逢老师、同学夸奖他，他总是报以最经典的表情——谦和地嘿嘿一笑。

他个子高，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上自习我不经意回头时，见到的小悦多是一个样子：手持钢笔，下巴微扬，眉头稍蹙，目光仿佛游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像是在沉思，又像是在冥想，他的思绪一定是随着梦想而飞翔。

是啊，清华附中是小悦成长的摇篮，清华附中为小悦插上了展翅翱翔的翅膀，清华附中小悦起飞的地方。

一场“文化大革命”使小悦受到了巨大的磨难。先是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后扒车去北大荒，拼命地干活儿，却被退了回来。我也是“修正主义苗子”，我也是报名北大荒未被批准，小悦心中的悲辛，我能不理解吗？！后来我去了内蒙，小悦去了陕北，从此天各一方。

“四人帮”垮台后，班上的许多同学都成了1977级大学生，小悦进了清华，我则在四川读医学院。1983年初我回北京探亲，2月1日班上的同学在王府井萃华楼聚会，这是在“文革”后的一次同学大聚会，彼此间感到格外亲切。岁月的雪雨风霜似乎没有改变小悦的样子，依然身体健壮、笑声朗朗。

那次聚会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是小悦的饭量，他一来就说：“我吃得多吃两份钱。”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没想到随后大家便傻了眼，小悦吃的何止是两份，简直是横扫千军、风卷残云，我是第一次领略小悦的大胃口。

## □ 师友情

二是小悦在我的小本子上写的诗。那天我带去了一个巴掌大小的本子，递给了小悦，说：“给我写首诗吧。”记得当时他略作思考，便一气呵成写就一首七律。我只知道小悦的文章写得好，不知道他的古体诗词也写得这么好，而且还把李商隐的诗句巧妙地融汇其中。这也是我第一次窥探到小悦心灵的一角，惊奇地发现，他那钢铁般坚强的身躯里，还深藏着一个如此柔情的角落。

1987年底我调回了北京。1988年初，我参加了清华新入校教工的培训。在进行清华传统教育时，我惊喜地发现，正在播放的一个专题片是介绍清华汽车系博士生陈小说！内容居然还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一个已不再年轻、被大学同学称为“老陈”的小悦，在精英荟萃、才子云集的清华大学，一如既往地出类拔萃，真令吾辈引以为豪。看着电视片中小悦矫健敏捷的身影，举手投足中透着的成熟与干练，我感慨万分，在清华园这块沃土之上，小悦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已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已深深融入了他的血脉。

我回清华后，按理与小悦见面的机会应该多了，因为同住清华，同在清华工作。其实不然，他是一个大忙人，很难见到他，最多是通个电话。1988年夏天，记不清为什么事要找他，被约到了晚上9点多去他家，因为他只有那时才能从实验室回来。这是我第一次去17公寓他的家，当时他与父母住在一起。穿过灯光很暗的走廊，走进他住的屋子，满目狼藉，到处都是书，只能站着与他说话。他从一堆书中扒拉出一个装花生的盘子，抓起一把花生

吃了起来，一问，是没吃晚饭，以花生充饥。他说，要干的事太多，接连几顿不吃饭是常事，一吃就吃很多（他这种不良的饮食习惯也是他日后得病的因素之一吧）。管中窥豹，时见一斑。这就是小悦做学问、干事业的拼命劲。

大约是1995年的一天，我无意中打开电视，画面中竟出现了小悦的身影。这是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片，片名为《老三届札记》（后来得知这部电视片是霍秀等人摄制的），小悦被编入了“爱情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在同学们的记忆中，小悦的爱情故事是最少的。电视片中，讲述了小悦在陕北插队期间住在一个老乡家中，房东大伯和他的女儿都将小悦视为上门女婿，而小悦突然一天离开了这个村庄。电视片放映到此时，响起了加拿大民歌“红河谷”：“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要离开热爱你的姑娘，为什么不让她和你同去？为什么把她留在村庄？”在不久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说起了这件事，大家拿小悦开玩笑，这时的小悦已经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原院长了。谁都知道，即使在当时，小悦的“爱情篇”也不会发生在陕北的偏僻农村中。

1999年2月21日，我们班的同学在西苑吴家花园大聚会。时值小悦走马上任新成立的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的前夕，他忙得不可开交，可还是分身来和同学们聚会。我又掏出了那个小本子，递给了小悦，说：“再给我写首诗吧。”小悦二话没说，就接过了本子。当时屋子里嘈杂一片，有说的有笑的，只有小悦静静地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一会儿仰头构思，一会儿

埋项疾书，没用多长时间，一气写了两首，小悦总是这样创造着神奇。我至今还记得小悦写诗时那副专注的样子，其神态之生动，完全可以入画的。我读罢小悦这两首诗词，再次为他的文学功底和辞章修养所折服，更为他的直抒胸臆所惊诧。小悦是个将自己的内心包裹得很严的人，他的诗要传递的是什么呢？我至今也不明白。

2006年8月30日，清华借用国家会计学院的会场召开学校中层干部会，我当时在清华校医院工作，也出席了会议。此时的小悦已是国家会计学院院长了。我得知小悦的院长室与我所在的小组讨论室是同一层楼，就悄悄溜号，敲开了院长室。推开门，只见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居然还是乱七八糟，举目都是书，办公桌上、书架上、沙发旁、地板上……走进偌大的院长室，竟有跨越障碍物的感觉。我不禁问他：“你难道是让国外同行坐在书堆中与你对话吗？为什么不让工作人员收拾一下呢？”他连连摆手说：“不能收拾，越收拾越乱，一收拾书就找不到了。”原来如此啊。这时的小悦已成为著作等身的著名经济学教授、会计学泰斗和资产管理专家，满屋的书籍让我看到了“寒窗雪，游子埋项书千页”的日日夜夜，刚毅坚卓、敏而好学造就了今天的小悦。只是有一件事让我担心，那就是小悦说话时不时冒出的几句“国骂”，出现在正式场合怎么办。

2007年春日的一天，我接到小悦的电话，他说，他满60岁了，已从国家会计学院院长位子上下来了，回到清华经管学院继续担任会计研究所所长。我说：“好啊，见面的机会多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地方只管说。”其实，那里有什么见面的机会。印象中，只有他要看牙医的时候找过我。他的牙齿不好，太爱吃零食(是他长期不按时吃饭所造成的)，尤其爱吃瓜子，磕出的瓜子皮堆得像小山，以至门牙磨损，出现了瓜子样的大缺口。我找校医院的牙医帮他补了牙，他说治疗费太便宜了，执意请那位牙医吃了顿饭。小悦任何时候对人都是这样的宽厚真诚。

2008年8月13日，我和孙立哲、解重庆、郑祥身及小悦夫人郭凤梅等人陪小悦在北京健宫医院作腹腔肿物摘除术，这是他的第一次手术。清晨，小悦进手术室前，捧着隆起的肚子，笑着对我们说：

“我要去生孩子去了！”他那坚强自信的笑语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我拉着小悦的手说：“没事的，我们等着你！”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时间真难捱，几个小时后，健宫医院的赵院长托着盛放切下的肿物的托盘出来了，肿物是黄色的，足月胎儿大小，形态怪异。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情况不妙啊。大约半小时后，赵院长再次从手术室出来报告情况：“冰冻切片结果出来了，是少见的脂肪肉瘤，不易转移，但极易复发，恶性程度很高。”呜呼，天妒英才啊！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小悦遭受的磨难还嫌不够吗！

和赵院长、孙立哲等人当场商量，为了小悦的术后恢复，对小悦本人及外界一律说是“良性的脂肪瘤”。小悦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对这个诊断结果将信将疑，不久他在电话中对我说：“我肚子里没有那么多脂肪。”我对他说了真实的谎言：

“人体的脂肪组织到处都是，肠系膜上的  
(下转第142页)